学者的追求

马坚传

李振中 编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学者的追求

马坚传

李振中　编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者的追求:马坚传/李振中编著 .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7

ISBN 7 - 227 - 02160 - 2

Ⅰ. 学… Ⅱ. 李… Ⅲ. 马坚 - 传记 Ⅳ.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2682 号

学者的追求 **马坚传** 李振中 编著

责任编辑 王永亮
封面设计 胡国旺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27 - 02160 - 2/B·68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马坚的学术成就

白寿彝①

马坚教授是著名的宗教学家和语言学家，他的学术兴趣甚为广泛。他翻译出版的书，种类很多。大概说来，他的学术成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伊斯兰经典的翻译；第二，是关于近代外国论著的翻译；第三，是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订。

关于伊斯兰经典的翻译，主要是对于《古兰经》的翻译。马坚翻译《古兰经》，最初是由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发起的，伍特公、沙善余、哈德成参与其事。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一些著名的《古兰经》注和印度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穆罕默德·郁速馥的英译本，经过不断讨论修改，对一字一句，都下了很细微的功夫。此后，沙、哈、伍三位前辈去世，马坚教授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后，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同其它的《古兰经》译本比较起

① 白寿彝：中国穆斯林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通史》、《回族人物志》主编。

来，是有独到之处的。我们研究《古兰经》，应该以这个译本为起步，要认真学习其优点，克服不足。前几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再版了马坚教授翻译的《教典诠释》，也是经过他屡次修改的一部精心翻译的作品。他在这部译本的序言中，详细论述了《教典诠释》在各国流传的情况，反映了译者学识之渊博和治学精神。

关于近代外国论著的翻译，马坚教授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他翻译了《回教真相》、《回教哲学》，还翻译了《回教哲学史》、《回教教育史》，书的种类不算多，但方面相当广。这些书又都是名家的作品。他还翻译了《阿拉伯简史》和《阿拉伯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工作中，还是新开拓的领域。

马坚教授对于历史文献很有兴趣，他曾搜集到回族历史人物的多种家谱。他关于历史文献考订的文章散在各处，可惜我不能完全记忆。他有一篇关于元代札马剌丁至元四年所进天文仪器译名的考订，收在《回历纲要》里，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解决了数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记得，他还有一篇讲伊拉克枣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也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马坚教授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教典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学习汉文化的传统。这两个方面，恰好在马坚教授身上都有所体现。

在明末清初，用汉文讲解教典的风气相当盛行。当

时最有名的三个大师是王岱舆、马注和刘智。马注是云南永昌人，著有《清真指南》，这是一部系统地阐述伊斯兰教义的大书。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又出了一位大师，即马复初，是太和人。他在政治上的功过，可另行评论。他在宗教学术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用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写的书有二三十种，《四典要会》是其中主要的著作。他还译了《古兰经》的前五卷，称作《宝命真经直解》。他的弟子马开科、马学礼帮助他做了不少的工作。在清朝末年，云南新兴县人马致本（联元），也是一位经学大师，他有汉文和阿拉伯文的著作，他的阿拉伯文著作是在印度出版的。他亲手刊刻了《古兰经》的全文。云南有两部木刻《古兰经》，杜文秀刻了一部，马致本刻了一部。杜刻版早已被毁，杜版的印刷本，我见到两部。我自己有一部，送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保存。马版现仍完好，保存在昆明正义路礼拜寺内。除上述各位外，云南建水还出了一位大师，姓马，不知其名，大家称他作“黑云南”。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说：“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天。”“王”是王龙，“周”是周老爷，“黑云”就是黑云南。从这谚语里可以看出，黑云南在当时经学界的重要地位。他大概也是清中叶以后的人物。

云南穆斯林学习汉文化，可上溯到元代。当时，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兴办学校。他所兴办的学校，就是关于汉文化的教育，当有穆斯林参加。不过，还没有明文可考。明代，孙继鲁，昆明人，博学多才，著有

《破碗集》、《松山集》。马继龙，永昌人，著有《梅樵集》，以格调高昂雄健，语言清新凝练见称。闪继迪，保山人，著有《羽岑园秋兴》、《吴越吟草》诸集。他的儿子仲俨、仲侗，都著有诗文集。仲侗的集子称《鹤和篇》，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继迪的族人闪应雷，也有诗文传世。寻甸人马上捷，著有《拾芥轩集》。新兴人马明阳，著有《马异野文集》。清代有马汝为，著有《悔斋集》。沙琛，著有《点苍山人诗抄》。赛屿，著有《梦鳌山人集》。明清两代云南穆斯林的这些著作，在当时云南的文坛上，都是相当有地位的。马汝为还以书法见称，他的墨迹为人所珍视。对于以上这些人物，《回族人物志》都有他们的传记。马坚教授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有相当的深度。他所译各书，都有大家风范。

马坚教授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不仅仅由于他的个人努力。我们必须看到，他与云南穆斯林学术传统的密切关系。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在某些方面，他有超越前人的地方。马坚教授是沙甸人。沙甸是云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村庄，和马坚教授同时在埃及留学的，就有4个沙甸人。白亮诚哈吉对沙甸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马坚教授先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政治活动多了起来，与之相应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马坚教授并未因此而搁下他的学术工作，他的古兰翻译就是在百忙中断断续续完成的。他勤奋的治学精神是很感人的。

1978年，子实教授去世后，夫人马存真女士就忙着为他组织传记，但因资料散在各处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十几年过去了，传记硬是写不出来。现在能看到这部稿本，非常高兴，希望能早日出版，使马坚教授的业绩能更广泛地传播下去，为后学之楷模。这部传记可能有遗漏及欠妥之处，这不要紧，还可以随时修改嘛！

赛俩姆

1994.12.2 于北京

序二　缅怀马坚先生

沙鹏程[1]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一定会受到穆斯林大众和喜爱伊斯兰文化的朋友的欢迎，因为这是介绍和研究穆斯林的一位著名学者马坚先生光辉人生的一本难得的好书。

这本书，李振中教授写得很苦、很累，同时写得异常精彩。马先生的大名在全国穆斯林同胞中如雷贯耳——凡是读过汉译全本《古兰经》的同胞们会记住马坚的名字；为进一步了解自己先民们的生活、渴望知道自己母族的历史，读过《阿拉伯通史》的同胞们会记住马先生的名字；对伊斯兰的教义、义理、哲学和文化史感兴趣的人们，读过《回教真相》、《回教哲学》的同胞们会记住马先生的名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马先生是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生著述颇丰，教出的学生也遍布华夏，甚至在海外也有马先生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写这本传记的李

---

① 沙鹏程：中国少数民族企业家，西安三宝双喜集团公司总裁。

振中教授就是马先生的学生。我本人不敢高攀为马先生的学生,但我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举意说,我从十三四岁便读着马先生的译著,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我的教诲是让我终生受益的。

这篇文章本来是应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老师的约稿而写。马老师收集一些缅怀先生的文章汇集一本书。当时觉着想写这文章,便答应了。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拖了下来,久久难以成文,于是这文章成了断片式思维,以我近年来的习惯,每日晨礼后坐下读约一个小时书,记些断片式的笔记。

20年前,我拜见过马坚先生。当时世事艰难,生计也艰辛。我无职业,在做临时工,每月工资37元5角。每天辛勤工作之后,就去清真寺做礼拜,学习经书和阿拉伯语。我在整个青少年时代,总是做着当学者的梦。

从我刚记事起,便受父亲的影响,在清真寺里学经。今天仍在世的坊间阿訇,还记得我小时候爱提些关于宗教的疑团。我八九岁时,即6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文化革命。坊间的几位受穆斯林敬重的阿訇们,对我的一些疑团不便回答,因此,这些疑团只能在自己脑子里存在着。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穆斯林朋友手中借到了马坚先生翻译的著作《回教真相》。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读这本书里的情景:我一个人提一瓶开水,拿些干粮,来到了我儿时居住的北岭上,坐在庄稼地里读这本书。现在这处北岭已由日本人联合陕西投资开发,它原来是唐代大

明宫的含元殿遗址。伊斯兰教也正是在唐代开始传入中国。这是一种偶然巧合，我是坐在当时异常荒芜而在唐代又是异常繁华的含元殿遗址处读着一本关于伊斯兰哲学的书，这书中所讲述的理论深入浅出，让一个穆斯林读后即可感觉到你已经是一个雄辩家了。但是这种雄辩只是自己脑子里的“侯昆买晒来”(阿语中的一问一答)，我能强烈地感觉到我当时读书时自己的一问一答。我更能强烈地感觉到，坐在唐代的一处荒芜的宫殿遗址之上，读着一位大学者翻译的作品，让人联想万端……可能就是在我坐着的黄土庄稼地里，唐高宗大开国门迎来了伊斯兰传入，大批从水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的穆斯林们，开始了在汉文明异常发达的东方古国生息繁衍，伊斯兰文化逐渐形成。但过了几代人之后，穆斯林的母语渐渐消失，一代代阿拉伯、波斯人的后裔全成了操汉语、讲汉话，同时又代代坚守着“伊玛尼”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中国有了回族等十个少数民族，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磨砺，伊斯兰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同时，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又孕育了一批大学者，马坚先生便是当代伊斯兰文化中的一颗引人注目的巨星。

《回教真相》这本书是3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书很旧，但直到今天我仍保存得完好。这20年来，我困惑时总是要翻看这本书。书页翻烂处全贴着透明胶带纸。后来我又买到了建国之后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的《回教真

相》,这本书从印刷到装订都很精致,对照之后,1951年的版本比30年代的版本只多出一篇序言,这序言歌颂了毛主席和中国的抗战胜利。

在我24岁时,想到了去拜访马坚教授。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理不清了。只觉得我从小进清真寺,八九岁就生出些让学问大得很的阿訇们不便回答的疑团,到了十三四岁时,读了一本《回教真相》,这些疑团便全解了。我就是想见见马先生,一了心中的愿望!几个同在寺里念经学阿文的伙伴们为我凑了些去北京的盘缠,我为马坚先生带了一丁点极微薄的礼品——一包松花变蛋。那一年火车上很挤,我没有更多的钱买什么卧铺,困了就睡在火车的座位底下。现在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见到马先生的一切细节——我当时衣着寒伧,提着干粮,外表上肯定是难堪的,但内心里又充溢着敬重和压抑不住的冲动,就那样冒昧地闯入了北京并直接去了马先生的家!到了马先生家之后,先在外面看到先生在午休,于是我就蹲在先生的院子里。那一年,北京天气炎热,我在先生的院子里蹲着的两个多小时,脑子里仍在反复思考着先生的书。见到先生之后,我的心头忐忑不安。但马先生和夫人异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能忆起先生那时身体已经极不好,在书房和我说话时直盯盯地看我,我拿去的一些请教问题是记在笔记本上的,他却放在离眼睛几寸的地方拿着放大镜看。后来我从资料中知道了当时马先生已经重病缠身,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只能借助放大镜

看东西，同时马先生也患有糖尿病、肝炎和其它疾病，行动已经异常困难。那一天马先生和我谈了大约一下午，说的多是鼓励我的话。对一个完全陌生又来自大西北的我，马先生给予了太多的鞭策。为我带去的一包松花变蛋，马先生还回赠了我一包云南沱茶。在我从北京马先生府上回到西安的两个多月后，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马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晚的宵礼，我跪在寺里的大殿上，止不住地流泪，我在心里为马先生的归真念了讨白，祝先生后世得福。

马先生归真20年了。20年后，我事业有成，创建了自己的集团公司。但20年前拜访马先生的一幕却总也难以忘却。20年后，我又一次去拜访马夫人，马夫人提到李振中教授写了这本纪念缅怀先生的传记。我读了之后很激动。毛主席在一首诗中曾经形容过几十年为“弹指一挥间”，这形容放入历史长河中，真是太让人感慨了。

唐代至宋代，从阿拉伯、波斯及东南亚来中国的穆斯林，多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商贾，他们散居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诸港埠和长安、开封等都城重地，被当时的汉人称为“蕃客”或“胡客”，穆斯林居住的地方称为“坊”。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对中国的经济做出过历史贡献，但他们一直是外国的侨民。元朝是穆斯林移居中国最多之时。由于成吉思汗之孙三次大的西征，被签发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工匠和平民。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

匠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等各行各业的劳作，是中国回回先民最早的工人队伍；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充当蒙古军的先锋。后又被派去镇戍边关要塞，既是战士，又是农民，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这是中国回族、东乡族等先民最早的农民队伍。

中国的穆斯林同胞们经过了一千多年的磨难，历经了无数朝代无数封建皇帝的压迫残害，始终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伊玛尼。这是太难得的血性和太难得的精神境界了。尤其是清朝，百万回族反抗大清王朝的残暴，又受到了血腥杀戮，中国的回族遇到了自唐代以来最艰险的历史时期。但是，也就是在明末清初时代，出现了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学术活动。这种活动是从经堂教育入手，一代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担起了译经、释经的重任。

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知道马先生艰辛可敬的一生。

马先生9岁便跟着家乡的阿訇读经书，开始接触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16岁时先生的父亲从麦加朝觐归来，带回了大量的阿拉伯文原著经典，坚定了马先生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决心。在战火纷乱的20年代，马先生投奔到了甘肃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阿訇虎嵩山帐下学习。当年固原大旱，赤地千里，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马先生却是坚持学习，忍饥受饿。后来终于考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阿文班。因为在这个班上学习突出，马先生经陕西南郑的大阿訇哈德成等推荐，由上海的回族资本家马晋卿资助，被派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爱

资哈尔大学学习了8年，成了当代中国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文学的大学者。马先生在埃及学习时便节衣缩食，利用自己坚实深厚的阿拉伯语功底，翻译了《回教真相》寄回国内，在上海出版；又利用自己从小熟读的古汉语功底，把中国的儒学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直到今天，开罗的国家图书馆仍珍藏着他的阿拉伯文版《论语》。马先生在年轻时就已经是中阿交流的文化使者。马先生学成归国后，可以选择当教授、当官、做外交使节等仕途，但他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从30年代末期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古兰经》的汉文全本的工作。40年代，中国一片混乱，上海沦陷，马先生再次面临他的人生选择。国民党当局希望他为政府工作，白崇禧甚至为他买好了去重庆的机票，他仍拒绝了。他回到家乡云南沙甸，在寒舍中继续翻译经典。那时他常要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但无论在防空洞中还是家里的微弱的菜油灯下，他总是抢出一切时间翻译着经典。为养家糊口，他还得授课教书，在一所中学和云南大学当着教师。我现在想，马先生晚年身体罹患多种疾病，确实是他年轻时太艰涩的日子积劳所致。40年代，马先生出版了《回教哲学史》、《伊斯兰教育史》、《古兰经》一至八卷白话本和《〈古兰经〉简介》等著译。在他40岁时，便当上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

建国后，马先生致力于教学，并担任了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于政策上的种种原因，马先生的著译在他

生前等不到出版机会。他的全本《古兰经》及《阿拉伯通史》等经典译著,全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先生一直坚持工作,他逝世的前一天仍在做着《古兰经》的最后注释,他的光辉一生实在堪称后学之楷模。

这本书的作者李振中教授,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李教授毕业于开罗大学,归国后在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言教研室任教,和马先生共事十余年。这本书可以说是资料翔实,文采绚丽,叙述生动,感人至深。

结束这篇短文,仍是开篇的话:我希望这本书会受到穆斯林同胞和喜爱伊斯兰文化的读者的欢迎!

我本人则会终生记住并缅怀马先生的一生!

1998 年 9 月 27 日

序三　德艺双馨　一代师表

朱威烈①

李振中教授9月来函，嘱为《学者的追求》一书撰序，令我既喜悦，又惶恐。喜悦者，他为这本约20万字篇幅的马坚先生传记躬耕多年，终于完成，读者通过它，可以了解马坚先生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了解他对我国阿拉伯学作出的贡献，从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惶恐者，论辈分，马坚先生和李振中教授都是我的授业老师，学生替老师的作品作序介评只怕有僭越之嫌，招致物议岂非徒添烦恼。然而，想到马坚先生毕竟是我国20世纪阿拉伯语教学界的一位名师，想到马师母马存真女士已几次邀我写点文章，在已经望得见新世纪曙光的今天，为继往开来，召唤更多投身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的年青同道同仁，恭敬不如从命，勉力一试。

马坚先生是我国的著名学者，也是我十分敬仰的一

---

① 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约旦皇家研究院通讯院士，《阿拉伯世界》主编。